

2303
米易文史資料

第三輯

89

米易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4(207)09

米易文史资料

第三辑

米易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米易文史资料》第三辑编审委员会

主任： 聂志强

副主任： 蒋先勋 夏培宽

主编： 王景瑜

编辑： 曹明道 谢云鹤 周鸿基

李尽忠 杨廷春 杨植廷

谭亚生

封面设计： 冯国华

摄影： 张晓美 张 勇

责任校对： 吴锡贵 汤 媛

米易文史资料第三辑

(内部资料)

米易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攀枝花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32开本 字数：19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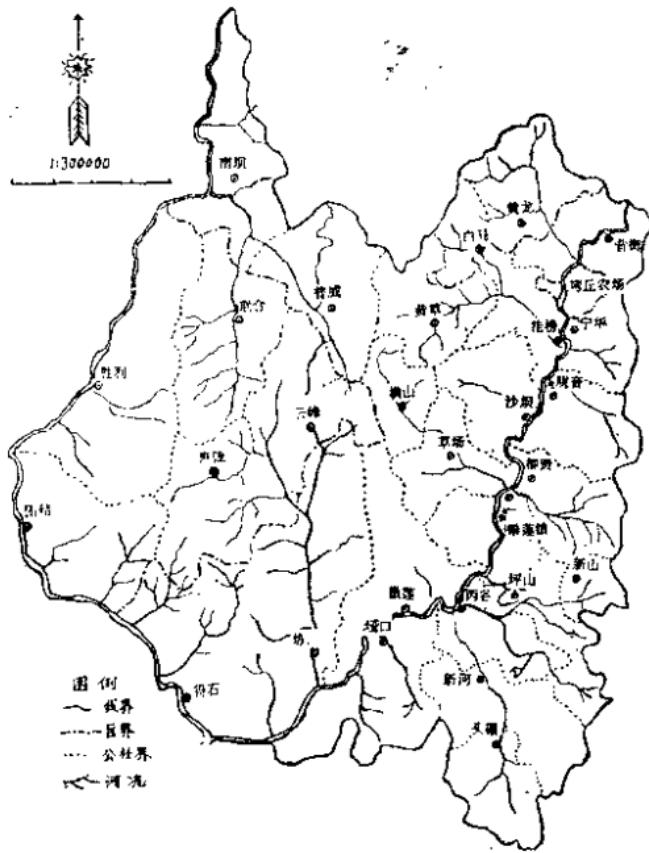
1986年9月印

印数 1—1000册

充分發揮文史資料
在受國統一戰線中
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一月高超雲

米易县最早的一张地图



目 录

| | |
|-------------------|--------|
| 1. 方舆考略 | |
| 绘制米易第一张地图的经过 | (1) |
| 2. 土司方志 | |
| 横跨川滇纵贯元明迄今的安氏土司史略 | (4) |
| 3. 人物春秋 | |
| 迷易威龙州末代土司事略 | (11) |
| 4. 峥嵘岁月 | |
| 碧血沃边陲 丹青照汗青 | (20) |
| 5. 宗教史考 | |
| 米易道教源略 | (27) |
| 米易佛教史述 | (31) |
| 米易伊斯兰教沿革 | (36) |
| 米易天主教渊源 | (52) |
| 米易基督教及其传入始末 | (59) |
| 6. 米易风情 | |
| 米易望月楼 | (63) |
| 陶瓷香炉体保火种之谜 | (65) |
| 药王会史述 | (67) |
| 彝族的换裙仪式 | (72) |
| 7. 民族史话 | |
| 民族扫墓节今昔 | (74) |
| 米易傈僳族迁入小考 | (77) |

| | |
|------------------------|---------|
| 8. 睦邻佳话 | |
| 同气连枝睦芳邻 | (78) |
| 9. 军事史话 | |
| 米易三十年代中叶至五十年代初军事概述 | (82) |
| 迷易普济州土司武装活动实录 | (89) |
| 10. 历史风云 | |
| 国军残部 228 团在普威投诚缴械的前前后后 | (95) |
| 围剿逃犯王正才亲历记 | (100) |
| 米易地区两次平叛概况追忆 | (103) |
| 宁华铲除鸦片烟苗的始末 | (111) |
| 西番村铲烟记 | (115) |
| 米易撤连钟鼓楼被土匪焚烧见闻录 | (117) |
| 1955年麻陇平叛经过 | (119) |
| 11. 教苑留芳 | |
| 教育先驱彭湘篱 飞龙走蛇七步才 | (129) |
| 且向桃李留晚照 | (134) |
| 12. 杏林春意 | |
| 米易中医院创业史述 | (141) |
| 米易近代草医简述 | (149) |
| 13. 送走瘟神 | |
| 纸船明烛照天烧 | (153) |
| 14. 商业史述 | |
| 解放初期米易商业情况简介 | (158) |
| 米易“三小”史述 | (160) |
| 15. 农水交通 | |

| | |
|----------------------|-------|
| 第一个水利工程——攀莲堰 | (162) |
| 米甸公路修建记 | (166) |
| 16. 财政税务 | |
| 米易建县初期财政情况 | (169) |
| 米易解放前后几年的税收史述 | (172) |
| 17. 乡土资源 | |
| 米易硅藻土开发利用史话 | (174) |
| 普查龙肘山资源记实 | (184) |
| 物华天宝“龙光”照边陲之墟 | (186) |
| 陈乔浅考 | (190) |
| 米易蜡虫及虫会史考 | (191) |
| “南方人参”——绞股兰 | (198) |
| 绞股兰释 | (201) |
| 18. 文物考古 | |
| 米易古文化遗址初考 | (203) |
| 米易文物考略 | (205) |
| 19. 文史论札 | |
| 《邛樹野录》及其作者的历史局限性 | (212) |
| 护林石碑思考 | (214) |
| 米易虫会兼谈巴蜀溯源 | (216) |
| 新河廉政碑小议 | (218) |
| 从《陈乔》想到的 | (220) |
| 米易彝俗中的“火” | (222) |
| 汇典籍与近史小札数则 | (230) |
| 20. 地名拾萃 | (237) |
| 21. 文史琳萃（并补白） | (242) |

绘制米易县第一张地图

我于60年代初从学校分配到米易县，在农业局工作。工作中我深感该县没有地图（无论是普通的行政图或是专业图）很不方便。一是不便于宏观地了解全县概貌，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不便于进行各种专业调查或规划，因此我早就打算绘制一张米易县的地图。

1970年我受县革委委托，编写有关米易县的土壤材料，文中要附一张土壤分布图，我即着手收集资料，准备绘制一张米易地图。当时，米易属西昌专区管辖，我在县委办公室找到一张60年代初西昌专员公署编绘的“西昌专区地图”，比例很小，是 $1:75\text{万}$ 。我当即把米易部分透描下来，用方格法放大成 $1:10\text{万}$ ，并找了部分公社（乡）领导同志，勾绘出各乡的界限，制成了 $1:10\text{万}$ 的“米易县地图”，晒兰图之后赠送给有关同志使用。我记得当时县畜牧站、林业局、县知青分配办公室等单位都要了这份地图。1972年西昌专区办农业学大寨展览，米易馆总体介绍部分即使用了这张地图，由我亲手绘制，李性良（水电局）、刘远明（医药公司）制成模型，用小灯泡表示各公社所在地，悬挂在米易馆中展出，给人很深的印象（因其他各县都无地图）。但这张地图是手工放大，精度较低，没有正式出版。

1976年，省革委决定编绘“四川省图集”，并帮助各县编绘县图，其目的是便于各县开展资源调查和进行工农业发展规划。省革委为此发了文件，要求各县完成县图编绘，并

派出省测绘局技术人员协助各县完成编绘任务（以专区为单位）。76年4月，县革委决定派我和文怀中（当时在县革委宣传组）二人负责米易县地图的编绘工作。我们参加了西昌专区举办的“县图编绘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培训班），学习编绘的方法和技术。

1976年5月，米易县地图编绘工作正式开始，分工由我进行外业调绘，即用省测绘局1970年出版的 $1/5$ 万地图作底图，在野外实地加绘行政境界，新增加地物（如公路、水库、居民点等），并标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所在地及政正原地图上的小地名等；文怀中负责编写地图说明书。工作开展时，省测绘局派来两名青工，黄丽蓉和杨隆秀，都是女青年。县革委又抽调县人民武装部曾助理员协助我工作。这样，我和曾助理员负责山区，文怀中和两名女青工负责河谷地区的编绘工作。县革委很重视，派小车帮助我们，不通车的地方就步行调绘。联合、麻陇、坊田等公社就是步行去的。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米易县11幅 $1/5$ 万地形图的调绘工作，但没有形成完整的全县地图。

为了县上各级工作方便，我邀请黄、杨两位青工帮助，我们三人共同编绘了一幅 $1/5$ 万米易地图，标出了各公社、大队的界限和所在地，由县革委办公室魏清隆在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晒成兰图，发到各有关单位使用。这是米易县第一张精确的地图（绘制时间是1976年8月左右）。这张图的缺点是比例尺太大，图幅也大，不便于悬挂，又是晒兰图，手工描绘，不太美观。但毕竟是一张有数学精度的正式地图。这张图在后来土壤普查中得到正式应用，各单位都张贴了。

1977年，省测绘局又协助各县编绘正式出版的县图。由于我当时在县革委农村工作队工作，因此又决定县文化馆古宗圭同志担负此项工作。他们以我们1976年测绘的地图为基础，人员集中在省测绘局，按出版的要求，对地图进行修饰，完成了 $1/8$ 万的米易县地图底图。古宗圭同志征求过我对该图的意见。1978年，该图正式出版，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上色的行政图，一种是有地形要素的素图（供各种专业调查和规划使用）。这样，由国家正式出版的米易地图（ $1/8$ 万）就诞生了。这张图的好处是大小适中，便于悬挂，也较美观。但其缺点是有个别公社的行政界限有误，出版未作详细的审阅。

米易地图的文字说明，后来还是由我编写，并用标高法量算了全县的幅员面积，最后由卿尚达同志修改定稿，连同米易地图由省测绘局于1981年正式出版，收集到“四川省地图集”中。这样，米易县地图最后于1981年完成出版（包括文字说明），主要贡献人员是石承苍、古宗圭、卿尚达。时间是1976至1981年。

石承苍，男，采

录：石承苍同志原在我县农业局工作，现在成都农业遥感分中心任研究室主任，九三学社成都市委常委，高级农艺师。

横跨川滇、纵贯元明迄 今的安氏土司史略

此文系笔者根据安氏土司苗裔安承荣、安泽元和威龙州末代土司张绍光等口碑资料，并参照《会理州志》、《土司纪要》、《安氏宗祠碑》等典籍整理而成。

迷（米）易境内的傣族土司除早已衰败的贤土司外，主要是安土司。其总的情况是肇于元而盛于明。明王朝在迷易安宁河沿岸所设置的傣族土司，就是在其自愿改土归流后，仍保持一定的权力，世袭数百年而至解放之前，长期纵横左右地方局势，除统治傣族自身的僰夷或白夷等百姓外，还统治其领地内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和一些初迁入的汉人。

明初，其入蜀始祖安伏成获“金皮敕书”一道，还“约束盐井五所土舍，并辖昌州、威龙、普济、乌喇、裸果、帕定诸地，控制东夷”。当时散居上述地区共1500多户，8000人左右，傣人无疑很多。但，米易1982年普查人口时仅有傣族人12名。其变迁的主要原因有：一、《邛崍野录》指出：在嘉庆19年（1814年），四川总督常明上疏清廷：“据迷易土千户安国太、红卜苴土百户刀定国呈称：‘土司世受国恩，涵濡圣化者数百年，所管夷众已习汉语，情愿改土归流，编入汉甲，永作盛世良民’”。从而使傣民自然融合于汉民之中了。二、傣民不堪本族土司、头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大量逃亡。三、傣族多来自云南，明代入蜀，势力最大，堪称

旺族，但到了清代江河日下，于是纷纷迁回原籍。四、文中大量史述阐明了近亲血缘的因果。

从有关安氏典籍和文物了解到其入川后征战事迹、封疆地界、官职品级、施政纲要等，具有研究米易政治、经济、土司、民族、民俗等方面史料价值。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有军事、政治上的入侵，而且还跟随经济、文化的侵略。他们不怕边陲的行程维艰，万里跋涉来刺探各种经济文化情报，搜集大量矿藏物产和各民族的政治情报，拍摄照片，制作标本带回其本国，1907年，法国人亚陆纳在迷（米）易撤连探寻土司承袭纠纷时，发现了《安氏纪功碑》文，就进行拓片，译成法文，写成《傈僳安氏土司纪功碑籍访记》抢先于1910年在《亚洲导报》上发表。法国多龙考察队，又追踪考证，竟借题发挥，提出什么“独立傈僳”、“纳西王国”等近乎杜撰的谬见。这事也引起我国史学界的关注。在解放前，陆翔将亚陆纳用法文写成的“探访记”译成汉文，发表于《国文译证》（山东齐鲁大学研究所丛刊之二）。之后，我国历史研究学术界多参照陆翔译文。但由于纪功碑系安氏哲籍建树，难免主观成分和部分溢美、夸张之词。如其准确求实修史，还必须参照《洪武实录》、《明史稿》、《云南图经志书》、《明实录》、《邛崃杂志》、《邛崃野录》、《迷易所志》等史料。

安氏土司自滇至蜀的鼻祖，是今米易撤连《安氏宗祠碑》的奠基人安伏成（夷姓阿，名汪呼，字惟德），原籍云南大理，僰夷族（今之傣族）。在洪武年间，因入川征讨获功，“进京朝觐，叨受圣恩”时，明帝问其姓，阿惊语塞连声说安！安！皇帝误听为姓“安”，赐姓安为其皇帝赐姓。

安氏于元时在滇勃起

当“元朝暴虐，生灵不安，民殷国富而不存恤”时，云南大理的摆（僰）夷族阿汪呼，生于元代至正19年（1359年）10月15日子时。阿汪呼的父亲是云南大理的土司，与云南另一土司兼土游击刀佩是莫逆之交。彼此在攀龙附凤过程中，成为云南贵族。

安氏于明代入蜀显赫

随着“天从人愿，我大明太祖皇帝，应瑞新兴，御驾亲率一出”。阿汪呼及其父亲和刀佩于洪武二年（1369年）本着“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的想法，跟随明朝大将颖国公傅友德和黔国公沐英，经历三年戎马生活，平定云南战乱“获功”。明太祖对刀佩赐姓陶，赐名承恩（承明王朝恩典之意），封为云南世袭景东土知府。以后阿、刀两姓“子女交婚，共成骨肉”。同年，明王朝封颖国公傅友德为南征将军赴四川所属建昌（今攀西）一带征剿“寇乱”。景东土知府陶承恩领兵九千，途中水土不适，“染病难行”。此时由安伏成兄、弟、叔、侄四人受命征讨。又分别得到颖国公下达的“剿叛”公文。安氏弟兄跟随前锋总兵陈国策前行。由安伏成弟侄与亲族七人分兵六千人；安伏成亲领兵马三千人，分兵入蜀“进剿”获捷。

安氏受到封敕，分封领地。颖国公和蜀主奉明太祖之命，划定五卫八所的行政区划，安伏成（长房）封为世袭会川卫守

御司迷易所正千户印务。“自放百户八名，婚娶耕种，各守疆界”。其疆域东至龙舟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还要约束盐井五所土舍，辖昌州、威龙、普济、乌喇、倮果、帕定等处。其二弟阿混泥封为喇吗正长官司，管九处马头，远制南仓。其三弟阿混散封为土游击，分驻云南腾充、大候州约束威远、镇远二州，并辖三处长官司；其侄阿普卜敕封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其亲属弟侄均受酬赏札，阿吴、阿亥、阿刀胜、阿富、阿混果、阿散、阿文、阿武、贾云奉九人均被封为土巡捕、百户等官。安氏领地版图遍及滇、蜀部分地区，显赫一时。明太祖不仅钦赐长房安伏虞世卿虚易千户长官司，还把他领地内的一条主要河流逊水改为安宁河，一则表彰安氏功劳，一则祈求吉祥，为使风平浪静好行船。

安氏在领地内的施政方针：一、解甲归田，从事生产。安氏“弟兄叔侄遵钦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改兵为民”，“开垦田地”，“婚娶耕种，各守疆界”，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军事战略思想”，一般的是“看守边疆，乐享升平”；盐井五所还须“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歼殄蛮倮”。三、财政税收，“办纳粮差，表箚站马，逐项自给”；“其各属地方，每年上纳规例金子、马匹，帮贴朝觐表文之资”。四、内政要点：1、如子孙相继为官的，应承圣上“一脉渊源”，效忠明王朝；2、承皇恩分驻的田地产业，要求“子孙苦乐同受，毋得以强欺弱，务体贴祖宗创业之艰难，念部落之劳苦”，“抚恤下民”，“省刑薄税，宽以待人”；3、“子女交婚，共成骨肉”，“远支近房，勿外同宗，谨守斯言”。最后一条，是安氏内政

的最大败局，在此不赘，俟后专记。

安氏在清代江河日下

安氏从元朝至正年间（1341年）到明末清初清世祖顺治甲申（1664年）的三百多年间，逐渐由盛到衰领地大大缩小，东至凉风岗，南至札外，西至弄令（今草场乡），北至马模郎、高岩子。所辖摆夷仅159户，每年交纳杂粮31石，折征白银15两5钱。康熙49年（1710年），安氏土司已传至安文，又转向投诚清廷，承领授职颁给印信号纸。至乾隆6年（1741年），安文病故。安肇庆世袭土司职，仍然娶红卜苴土司刀氏女。安肇庆于乾隆六年12月20日所立的“岳母刀氏安老孺人之墓”为佐证。（《会理州志》载：“红卜苴土百户刀定元，其先祖母刀安氏，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生嫡长房安瑞鸣世袭土司。安瑞鸣死后，由其弟安瑞国世袭（据《土司纪要》：“安瑞鸣故，乏嗣，伊弟安瑞国承袭”）。安瑞国的嫡嗣长于是傻子，又是哑巴，无能掌印，其次子安邻邦还小，只好让女婿掌印，行土司职。安邻邦长大后，杀其姐夫，夺回土司大印。安邻邦的妻子又娶的是刀氏女，其嫡嗣安国泰是疯子，三十多岁尚未婚娶，后来娶了一个吉家遗弃的张氏女为妻。（《会理州志》载：“安张氏，土千户安国泰妻，年三十夫故，遗腹生于天佑”）。但是他在亲属辅政下仍然袭司土千户职，于嘉庆19年（1814年）安国泰与红卜苴百户刀定国向清廷呈文曰：“土司世受国恩，涵濡圣化者数百年，所辖夷众已悉汉语，情愿改土归流，编入汉甲，永作盛世良民”。接着，安国泰等土司交回印信

号纸，改土司官职为流官官职。从此以后，土司安天佑只袭其职名，地方政权交由流官调配、掌管。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红卜苴土司刀世明的父亲又娶了安土司家女。《土司纪要》：“道光五年，国泰故，遗子年幼，详请其妻安张氏护理。”到了道光26年，安氏后代和刀世明又协同立了“显妣安母刀老孺人之墓”并有“红卜苴百司愚弟刀安元题”。（据《会理州志》记载：“红卜苴土百户司刀定元，其先祖母刀安氏”。）安国泰遗腹子安天佑长大后，仍然沿袭土司职名，娶威龙州土司张家女为妻，其旁系昆仲张西禄也是娶张氏女为妻。安天佑名下一男、一女。男的叫安仲禹娶红卜苴土司刀家女为妻；女儿则嫁威龙州张土司家。安仲禹本人因祖辈长期近亲血缘关系，体形变态，鼻子腐烂，牙龈开裂外突，智能低下，无所事事，但喜任意挥霍，败其家业。安仲禹膝下只有两女：长大安承宣；次女安承荣（安土司20代）。

安氏在民国时期已成强弩之末

安氏只袭职名的18代（末代）土司安仲禹的长女安承宣出嫁给威龙州末代土司张绍光的十一叔张吉耀为妻。1944年安仲禹病故。普济州末代土司吉绍虞的三弟吉崇凯（外号为吉三麻子）带了100名随从荷枪实弹去抢安土司小女安承荣作妻，安承荣坚持不愿去吉家，持刀站在绣楼口，堵住抢亲的人动武。吉三麻子到安家行劫，引起了撒连地区民众的反对。同时威龙州张土司也派来了随从朱绍清、宪成发、周绍武、周作良等前来帮助安家，给吉家一点颜色和教训，但因